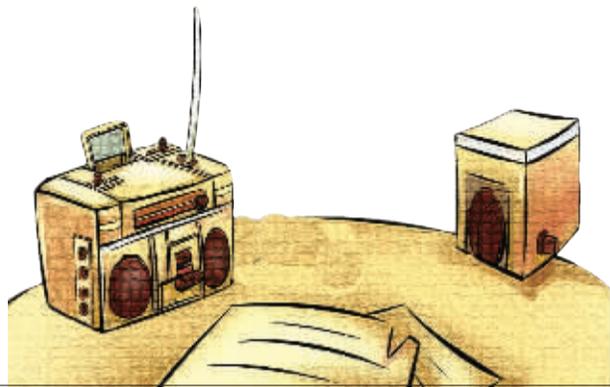


在鄞县化肥厂工作的日子

□陈云



1982年春节过后，我招工进入鄞县化肥厂工作，岗位分配：电工，那年我18岁。一直到36岁离开，整整18个年头，我把一生中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。如今，鄞县化肥厂早已不复存在，我只能凭借记忆碎片写下寥寥几笔，权当纪念那一段逝去的青春岁月。

1 上夜班的故事

化肥厂是个耗电大户，配有一座变电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师傅搭档，在变电所值班。

夏季上深夜班还好，天热，本来睡觉就晚，到岗位上看看书，聊聊天，没几个小时就可以交接班了。冬天就比较难熬，天冷，加上人困，尤其是凌晨三四点钟这个时间段，最是难挨。

值班室没有暖气，三面都是大面积玻璃窗，冷风时不时从窗户的空隙处钻进来，不由得让人缩成一团。除了要忍受孤独、寂寞、寒冷之外，还要随时应对各个车间电器突发故障，比如熔断器保险丝过载烧掉，热继电器跳开，电机烧坏……这些都需要马上处理解决。有一天，锅炉车间运煤翻斗车的轨道上“行程开关”坏了，这个配件没有备货，只能拆下来修理，用别的接触器触点替代。修好后，要安装到合适的位置，确保运煤的翻斗车提升到准确位置后，刚好触碰到行程开关触头，电机断电，煤斗停止提升。安装行程开关位置紧挨着滚烫的锅炉，场地十分狭小，我和师傅两人嘤嘤嘤忙乎了一个多小时，故障终于排除。锅炉房外滴水成冰，室内却热得冒汗。当我和师傅收拾工具走出锅炉房，天已发亮，上深夜班的工友已经拿着碗、调羹，去食堂吃早饭了。

那些年冬天上夜班的日子，虽然辛苦又困乏，却是锤炼技术的好时光，也是磨炼意志的好机会。昔日寒冷冬夜，孤苦煎熬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却有些许暖意，细嚼有味。

2 师傅们的故事

俞师傅是电工班副班长，中等身材，整天笑眯眯的，和蔼可亲，话不多，肚里有货，尤其精通电子维修技术。

我进厂那会，俞师傅住朝北单身宿舍，宿舍空间狭小，放两张木床、一张桌子，除了中间走廊，再没有多余地方。床铺上下左右的空间都被俞师傅充分利用：《无线电》《电工技术》《电世界》杂志叠放在床架上边，床底下都是各种电子元件。那几年，俞师傅一直在研究、安装一台三波段多电子管收音机，自己设计线路，绕线圈制作电源变压器、买各种电阻电容电子管元件，然后就是安装、调试。后来俞师傅结婚，这台自制的多电子管收音机端放于新房的床头柜上。每当开机放大音量，低音浑厚浓重，高音金属质感，犹如炮弹发射，咚咚射进周围每个人的耳道，震得地面仿佛在颤抖，刺激极了。

胡师傅慈眉善目，脾气温和，人缘不错。他打了多年的杨式太极拳，工友皆知。胡师傅拳术好，也乐于教人。得知我想学拳，二话没说就答应教我。胡师傅先借给我一本残破的《四十八式太极拳》小册子，告诉我说太极拳的主要动作和要领都在这本书里了，还嘱咐我太极拳不像外家拳那样讲究速度和力量，要循序渐进，要细心体会书中写的太极拳特点：以意带气，以气带形……可年轻气盛的我哪里顾得了那么多，“白鹤亮翅”“搂膝拗步”“单鞭”“云手”，杨氏太极拳主要的几个动作，一个星期内就被我囫囵吞了个大概，手脚并用打得四周风生水起，地上的碎石噼啪乱飞。胡师傅看了直皱眉头，笑我道：“你打的哪里是太极拳？分明是‘太急拳’嘛！”

周师傅是我们电工班的开山鼻祖之一，他是一九七六年退伍老兵，部队的大熔炉铸就了周师傅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。周师傅的拿手绝活是修理马达，但我最佩服的还是周师傅满肚子的“戏话”。一次厂工会组织职工看电影。发电票的时候，我抽中的是楼下比较居中的位置，他抽了一张楼上靠边的位置，

这下触动了周师傅开启“戏话”的开关。周师傅绘声绘色地说，有回连队去电影院看样板戏《沙家浜》，有一新兵不喜欢看京剧，蹬蹬跑到楼上，不料看到的还是《沙家浜》，回来后百思不得其解，逢人就问：真是奇怪，楼下《沙家浜》，楼上也是《沙家浜》，怎么回事？周师傅幽默的讲述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3 无线电的故事

年轻时，我是典型的无线电发烧友，从矿石收音机、电子管收音机、晶体管收音机，到集成电路收音机，都组装过、维修过。印象最深的，是组装一台6灯电子管收音机。

那段日子里，每逢休息日，我总会骑一辆杭州牌自行车，经过市区新江桥，用少得可怜的零花钱，去江北一家无线电配件商店购买各种电子元件，然后再骑车十多里地，回到工厂单身宿舍。从底板钻孔、绕制电源变压器，一直到焊接电阻电容等近百个电子元件，一切都严格按照线路图和书中制作要求进行组装。

不到一个星期，这台电子管收音机全部元件已安装焊接完毕。惴惴不安地插上6只电子管，开启电源，电子管开始预热，灯丝渐渐发亮，数秒钟后，椭圆形喇叭发出轻微的嗡嗡交流声。慢慢调大音量，只听见刺耳的吱吱杂音，好像无数个电台串在一起。拨动调谐旋钮，来回搜索电台，还是一片杂乱的吱吱声……一直自查到后半夜，还是不得要领，没有头绪。

第二天下班后，我急急请来仪表组的谢师傅，请他为我指点迷津。不一会，谢师傅指着底板中部的一个电阻问我：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阻的单位。我将信将疑地探过头去，老天，我竟然用了一只大于规定10倍的电阻，难怪信号无法放大。

制作电子管收音机的那段日子，是激情飞扬、求知若渴的日子。每天都有无穷的精神、无尽的乐趣，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，逼迫自己不断学习，不断去请教，从而不断进步。每当找到一个故障点，掌握一个知识点，那种开心劲，发自内心，无比爽快。

4 生活区的故事

化工企业易燃易爆因素多，风险管理十分重要，所以生活区一般都建在远离生产车间的地方。鄞县化肥厂也是如此，出门卫，过小桥，走过一条一百多米的水泥小路，才进入生活区门卫。

我的宿舍在“一千平方”。刚进厂时，住二楼东边第一间，和机修车间的几位车工师傅同住一室。六年后因腿疾无法上楼，搬至一楼西边第二间。厂领导照顾我，允许我一人住一间。我的床铺对面搁一张床板，不睡人，只放物。左侧堆满电子元件，修理电器用得上。右侧摆放脸盆牙刷牙膏，靠墙一排瓶瓶罐罐，油盐酱醋之类。临窗一张老式写字台，油漆斑驳，但质地不错，结实耐用。窗外树木稀疏，冬日不妨得阳光做客，夏天则枝叶繁茂，绿荫隔热，常显“三五之夜，明月半墙，桂影斑驳”的情形。

早餐、中餐去厂区食堂吃。早餐有淡包、花卷、包子、粥等，下饭有什锦菜、咸齏、酱瓜之类。我嫌花卷有葱，包子有点贵，粥太烫，一般只买两只淡包、一份什锦菜，总共2角5分。中午四两米饭加青菜肉片羹是标配。冬季寒冷，食堂做的“肉糊辣”有菜有肉又有点微辣，常吃不厌，并非因其美味，关键是便宜。晚餐则自己解决：波纹面煮熟，放上盐、味精，搅拌一下。菜呢，一周的前两天，有家里带来的红烧河鲫鱼、咸齏炒肉丝、天菜心煨肉等，后几天就只能用咸鸭蛋、真空包装榨菜凑合。好在我酷爱面食，即便不换花样，也长吃不腻。

晚间的时间最为自由。鄞县化肥厂地处乡郊僻壤，方圆数公里没有娱乐场所，好在厂领导十分重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图书馆藏书不少，杂志订阅种类也挺多。大型文学杂志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、畅销类生活杂志《读者》《现代家庭》《女友》等应有尽有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，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等，都在那些年读过。另外，还经常借阅一些电气知识类刊物《电世界》《无线电》《电工技术》，以及与兴趣爱好有关的杂志《武当》《中华武术》《集邮》等。读文学作品令人充满想象，钻研电气知识学无止境，沉浸在兴趣爱好中其乐无穷，充实了每一个寂寞的夜晚。